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十三卷辨疑二卷 刊本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仁校刊

按諫字君佐，官吉安太守，居雁蕩山之南，號曰蕩南。選注李白集，并撰為辨疑。嘉靖間天台長王忠序云：范傳正為李翰林墓碑，載文集二十卷，時之文士與貴宗族編輯斷簡，至宋曾子固序其詩集三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乃有若干篇，宋敏求之所廣也。傳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白殁五十年，求訪編輯斷簡，則已不能無誤，况歟求去傳正又三百餘年，更五代亂離，所廣之百餘篇，安敢必為白作，是疑也。乃取諸家註說之散亂者，引曲證以所發明，而其非真偽往往莫能辨。今觀所著，如朱子釋經例，先解字義，次述興意，詩興之旨燦然明白。其辨疑則取斷斷懷疑過模稜者，指摘疵瑕，而嘗沈其惑矣。證之序。辨疑刻送嚴子守宣，俾守學者焉。時歲壬申知温州府蔡汝理又以其從子蔡某刻於郡齋，並為序首。

李詩選註辯疑序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温州府前監察御史婺覺山洪垣撰

詩也者其樂之權輿與樂之相宣貴情也是故詩以情出而情以義正夫其正者教之成也其情出者性之根也非性根則其教也弗行矣其為樂也弗可聽矣夫子所選三百篇者非教乎然於夫婦閨門之始父母家室之慶兄弟宴飲之樂朋友携持之分温切獨至焉聖人非不欲

離其歆而遠人之私然而有所不可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者不可復得能得其變而與之此亦君子設教之心太史公蓋庶乎知之其蕩南朱先生李詩選註辯疑之謂與昔王定國與顏長道遊泗水登桓山鳴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予老矣不復作詩蓋白以曠世天才神遊物外腐視妃子永

王璘輩如淳中孫鴻不足以污吾躬故能大肆
厥詞而工於言非愛其工於言為其工於情也
情至而言出轉喉觸脗不離自性豪而不放淡
而愈真不遠夫婦兄弟朋友之常而古今興亡
得失之慨湮於中而能達出者無心而聽者乃
自得其心於天機之外故其出也超然其聽而
感也暢然三百年下風韻如故器亡人存蓋托
之好色悲怨而能不淫以及於亂是變風雅之

遺也其不足為教與晦翁嘗評之曰李白詩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以為聖於詩者是故里巷之語忌病不闌溢其真矣士君子之言文之理義飾其美矣東坡雅好白詩讀之以意而酷似其人先生謹身砥行與白之狂肆不似而雅好其詩選而註之以義謂其猶有國風里巷之情蓋欲因情飾美以為教非謂三百年無此樂乃謂數百年無此真也真之感人也其非教

之本與然而不主於漢魏何也蘇李曹劉得其正始世所知也宋齊以降浮淫流佚之聲不可采矣其不及杜何也體格森然寖寖乎後世之法律生矣語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盖肉漸近人而肉之真近乎人之心也律漸遠情而情之反遠乎人之心也夫人心之生與樂聲相為應感其感者不可知而其感於人也不可知亦以其情之真者同耳茍得其真而調之則雖絲竹

一偏之音不成於樂亦足以暢人心而解其邪
思此宗工之善也白之詩其絲竹矣昔歐陽永
叔論韓退之聽琴詩為聽琵琶之作東坡疑之
而曲取証於義海且曰世有深於琴者乃能下
之詩疑可無辯乎予不敢然予亦不敢以為不
然予故善先生先生詩有別刻今從子瑳山公
携是卷刻於郡齋郡大夫暘谷崔公蘭窓党公
鵬海郭公三先生復愛而校之其亦宗工緑真

立教之意世方以為知樂云

旹

皇明隆慶歲次壬申秋七月吉日書于紫陽

書院

刻李詩選註辯疑序

賜進士前兵部主事同知郴州事後學天長王心撰

蕩南先生既罷吉安之守致政居家放意山水多所吟賞考論古今詩人為李詩選註十三卷辯疑二卷將終之日厥子仕都下乃躬手封識遺教俾守掌焉蓋平生所注意在此也先生姓朱諱諫字君佐居鴈蕩山之南號蕩南厥子名守宣別號靈谷靈谷先生聞父喪奔回奉書號

宜二百八十七

隕日思所以闡幽繼志経紀弗遑乃嘉靖乙巳出守郴州積俸閱歲召工鐫梨既成為丙午之夏心以罪謫遷至請得徧讀之乃為之序序曰心嘗讀古人書見漆園吏謫仙人東坡翁之文如天馬行空不可施以羈勒信天才所到非學力可及也荘蘇以論辯李以詩宋人評子瞻有詩不迨古人之語然則三代而下語詩才惟白一人而已其曰大雅不作正聲微茫志在刪述

而希聖獲麟則其識見固過人遠甚高視千古
蕭然物表真如秋水夫容不假雕飾其胷度曠
逸有如此者夫識見過人則托意深遠胷度曠
逸則情興自然復有天才罕並則其辭駿發而
超邁格變化而典刑朱子獨稱白聖於詩雖子
美不與焉其諸謂此歟顧其集中多雜以他人
之作嘗考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載文集二十
卷得之文士與其宗族編緝斷簡至曾子固序

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傳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白死纔五十七年爾既云編緝斷簡則已不能無誤況次道去傳正又二百餘年更五代亂所廣二百餘篇安在必為白作無疑也吾意泛采雜收當不止二李之作而已及取諸家註覽之類旁引曲證少所發明而是非真偽往往莫能辯正毋執卷而嘆世無有如紫陽考證韓文

者一辯正之而快我心而語後學今觀先生所
為選註如朱子釋經例先解文義次述興意徵
辭與旨燦然明白其辯疑則取舛悖卑陋煩複
如遠別離夜坐吟諸篇指謫疵類皆前人所未
發直能曲暢立言者之本意而雪洗其贗謬之
辱心也往時疑惑一朝披釋不覺冷然快足而
信其嘉惠後學者遠也吾故謂韓文有文公考
異而韓文始信李詩有先生選註辯疑而李詩

始信或曰選註閲命矣辯疑何從質之心曰未
易言也心聞昔人之相馬也告于君曰臣得千
里馬牝而驪既至則牡而黄然馬果千里也是
固有得於牝牡驪黄之外者非心與子之所及
也　　時
皇明嘉靖歲旃蒙大荒落月應夷則末伏日

唐李白傳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
部侍郎宋祁撰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邑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

所感欲得白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因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

好黄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為三絕云

李詩選註卷之一

溫州樂清湯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古風小序

古風者効古風人之體而為之辭者也夫十三國之詩為國風謂之風者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刪後無詩風變為騷漢有五言繼騷而作以其近古故曰古風晉魏再變則又有七言九言或至十一言者及効古擬古等作支流雖異本原則一中唐以下乃以古風為古選七言為古風而又有長短句之不齊曰選者以文選之所集者而言也殊不知選之所集者正古風也七言其餘裔耳安得轉以古風之名而獨加於七言乎體製不

明名義乖舛耳目所膠莫之能究李詩所謂古風者止五
十九章美刺褒貶感發懲創得古風人之意章皆五言從
古體也其歌吟辭謠多七言者不與焉

李詩選註卷之一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賦也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雅有大小之殊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風者列國諸侯之詩也王曰雅諸侯曰風戰國者春秋以後七雄相爭之時也正聲謂大雅也騷即離騷也○白為古風之詩以敘古今之治亂文辭之變態及天時人事之不齊諷刺臧否之意寓於詠歌之間此其首章言文辭也謂夫大雅之詩乃成周盛時言王者之事自王者之迹熄而大雅之不作亦已久矣今欲

陳其大義而繼其緒餘舍我其誰歟又恐老之日侵而力所不及也周既東遷王室同於諸侯黍離之詩本言王者之事而乃降為國風而雅亡矣逮夫戰國而多荊榛王道淪喪強弱相吞而至於狂秦戰鬪日興上無一王之法下無樂官之陳大雅正聲遂至泯然而無聞矣夫治世之聲和以平亂世之聲哀以怨故王風既微騷辭繼作而多哀怨之聲矣

楊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楊馬漢之楊雄司馬相如也頹波流而下頹者也開流導其流也垠岸也無垠言無畔岸也憲章法也即上文所謂大雅正聲也建安東漢獻帝年號曹植王粲應瑒阮瑀陳琳劉楨徐幹等七人辭多綺麗號建安七子○承上言自秦而漢

屈原以下工辭賦者則有司馬相如繼相如者則有蜀之楊雄皆能激揚騷人之頹波開導其下流使之浩蕩無涯若然而宏肆也然自秦漢以来其間有廢有興或絕或繼而萬有不齊雖變態不同要之皆非大雅之正聲先王之憲章至是淪浸而無聞矣及夫東漢之季去古逾遠七子之作不過綺麗而已何足貴乎是則文章之衰日趨於陋古作不可復見矣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聖代自謂當時也元古上古也垂衣者無為之治也易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清真不雜而無偽也群才謂當時文

士也休明言治教之盛也乘運際休明之時也躍鱗即詩少雅所謂魚躍于淵言周王之作人也炳煥文章貌刪述聖人之事也尚書序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作春秋而終於西狩獲麟○上言自周至漢文章廢興變態不一大雅之正聲已亡矣其餘文辭雖綺麗不過誇多鬪靡非至治大道之所係不足貴也迨至我朝始復古作無為而治貴尚清真適屬休明而群才輩出文章際嘉會之期多士沐作人之効文質彬彬昭若衆星列於秋旻之上光輝發越而人皆仰之我亦得荷於陶鈞將欲垂芳於後世如孔子之作春秋絶筆獲麟成一代之典垂百王之法吾之素志也若夫秦漢以来徒綺麗於文辭者又豈吾志之所存乎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翳中天金魄遂淪没螮蝀入紫微大明夷朝輝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比也蟾蜍許慎曰蝦蟆也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食於蟾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註云氣往迫之為薄虧毁為蝕太清天也元氣之清者也金魄者月生於西方故曰金魄螮蝀虹也天地之淫氣也紫微帝居也大明日也兩曜日月也萬象萬物也○此詩蓋為明皇廢王皇后而作按唐書皇后王氏帝為臨淄王時聘為妃將清内難預大計後立為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帝怒欲廢后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令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事覺帝自劾有狀廢后為庶人王諲作翠羽帳諷帝未幾而后卒後宫思慕之帝亦悔此詩之意

蓋刺之也言蟾蜍溥乎太清而蝕此瑤臺之月則月光虧損金魄銷鑠遂至於淪沒矣以比衆妾得倖於君漸至奪嫡則毋后寵衰終至於廢棄也夫王者之化自正家始若使賤妾之乗乎嫡后則天子失王家之道無以成天下之大化是猶螮蝀入乎紫微日光為之虧損浮雲隔乎兩曜萬象為之昏蔽也人君之德惡可以不明風化之首惡可以不正乎

蕭〻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沉嘆永終夕感我涕沾衣

長門漢宮名武帝后陳氏以驕妬別在長門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以感悟帝后得寵如故桂芳物也以喻后天霜喻君威也沉嘆者嘆之深也永終夕言久不寐也○承上言王皇后被讒失寵與漢之陳后事雖相做而實有不同昔者陳后

以驕妬而見謫今王皇后則撫下有恩後宮無有譖短之者見唐書似不宜於見棄也然武帝感相如長門之賦而陳后得寵如故今雖有玉譴翠羽帳之賦帝亦不省則昔者是而今者非矣譬之桂焉既遭蠹蝕而華不實天又降之以嚴霜則桂之顚頓者可立而待安得復有生意乎夫后者母儀天下者也以非罪而見棄終為君德之累吾所以終夕而永嘆為之隕涕而沾衣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眈哉飛劒决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畧駕群材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

賦也秦皇始皇也掃六合者吞六國而一統也諸侯西來者

六國皆在關東而秦在關西也始皇既并六國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門名秦之東關也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上會稽祭天地立石頌秦德還過吳從江東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東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先以二十八年東行郡縣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於瑯琊復十二歲作瑯琊臺至三十七年而復登焉自至沙丘而崩○此言始皇之事也言始皇吞滅六國如虎之猛劒決浮雲而兵威無敵關東諸侯皆相率而來朝明斷由乎天啓而非人力之可為大略駕乎群材而顛倒一時之豪傑遂能滅諸侯以成帝業自謂萬世無虞乃收天下之兵鑄為十二金人置之司馬門外函谷東開諸侯相率而西朝坦然無東顧之憂矣於是巡行天下

南登會稽之山刻石以頌功德東至瑯琊之臺遵海以騁夫游觀盖以六合為一家而肆情於盤樂也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探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驪山始皇所葬之地也在長安城東三十里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徙刑徒七十餘萬治驪山穿三泉發此山石瑯琊徐市齊人也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死之藥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藥可得常為大鮫魚所害故不得到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初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海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侯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因射殺一魚鯨海魚也大者長數十里小者長數丈徐市樓船即入海而求藥者也三泉驪山下之泉也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泉下銅而致棺○上言始皇吞六國以成帝業矣此則言其愛長生而求仙也夫貴為天子無欲不遂所以者壽而已矣故始皇既為生前之謀而又為死後之慮使刑徒七十餘萬起土驪山之隈以營石椁圖為不朽仍採不死之藥以求長生然仙洲渺茫仙藥難致傷財害人徒費歲月未免令人之可哀也採藥海中又以巨魚為患則使連弩射之殊不知鯨魚之大長數十里領鼻高如五嶽揚波鼓浪勢若雲霧噴鬣揚鬐上衝霄漢

海道阻塞而仙洲隔絶矣所謂蓬萊者何由得見仙藥何從而致哉徐市樓船逍遥滄海之上又不知何時而得回也藥既不及身亦不保祖龍死於沙丘矣但見驪山之側三泉之下金棺石槨葬於寒灰向求不死今乃一旦溘然而長逝豈不令人可哀也乎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虚歸空入周與秦横絶歷四海所居未得鄰

比也九千仞言其高也五章五綵之文章也綵珍言其綵色之可貴也銜書者吕氏春秋云文王時見大赤鳥銜丹書集周社史記漢高帝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横絶四海○此白託物以自比也言鳳飛于千仞之上身備

五采之章口銜丹書欲呈祥於王者入周秦之郊無有所遇而空歸矣歸又無所棲息乃橫絕於四海翱飛遨遊而又孑然無與為鄰者是猶我之抱藝浪迹四方而不得一有所遇也較之於鳳夫何異乎

吾嘗紫河車千載落風塵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迴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伸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河車鍊丹次第之名也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紫河車有五色曰紫曰白曰青曰赤赤者曰黃芽藥物修鍊之資也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鉛亦藥物也大樓山在宣州近秋浦羽駕乘鸞鶴也飈車御風也丹液還丹金液也抱朴子曰考久視之方

莫不以還丹金液為大要丹乃液之已成液乃丹之未堅者也〇承上言我之周流四方既無所遇矣於是退而為修鍊之術然猶未免落於風塵之中藥物秘於海嶽遠而不可得也乃採鉛於青溪之濱鉛亦藥物之一品青溪地近採之或可得耳青溪東行抵于宣城大樓之山亦仙人之所棲者我將從之以與相親但見其駕鸞鶴御飇輪飄然而遠去又不可得而親矣來往風塵歲月云邁而丹砂未就仍恐此志不及一伸蹉跎髮白誠有愧於鶴背之仙人耳

穠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挑李喻當時之榮貴者清都帝居也韓衆仙人也神仙傳劉根初學道至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尔聞有韓衆否曰聞之曰我是也〇承上言入周

秦而空歸絶四海而無鄰彼富貴者皆與我而相違矣辟之
桃李雖有艶陽之色亦不知開於何人之家皆非為我之春
也富貴旣不可求不如從吾所好吾將入於淸都之境挾辟
仙以遨遊長與韓衆而相親安可以丹液之遲半道而自廢
乎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中有綠髮
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賦也太白山名在鳳翔郿縣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
去天三百天謂天子所在也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圭
峯之西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邈遠也綠髮者髮老不白
轉而為綠仙人之髮也〇此亦遊仙之詩言太白之山高接

星辰去天不遠雖在平地絶與世隔中有綠髮之仙貌若少年之子披雲而卧雪不笑而不語寂然養真棲于此山我来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真人者許慎云真德之人也即上文所謂綠髮翁也粲然見齒貌蒼然猶茫然也五情五内之情也○言綠髮之翁乃真人也我来太白山中遇此真人因長跪致敬以求長生之訣幸真人之不我棄粲然啓齒而授我以鍊藥之方我當銘骨佩服而不敢忘也授受既畢真人又将舍我而去矣竦身輕舉倏如電滅引首望之遠不可及徒尔熱中從之雖無由學之或可至也吾以所授之訣營丹砂之藥庶可從真飛昇永

與世人而相別矣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比也代北嶽也越在南而燕在北土風者五方之風氣也○此詩蓋為當時之戍邊者而言既咈其所習之性又掩其敵愾之功乃譏之也夫代馬生於北方踐霜雪耐苦寒唯知代之為代而不思夫越也越禽生於南方處卑濕耐溽暑唯知越之為越而不戀夫燕也物之情性各有所習五方風氣之不齊南北既殊強弱亦異烏可盡比而同之邪苟違其所習而處非其地則身心不安而災害生矣矧以華夏之民戍於腥羶之域又烏能得其歡心而致其死力乎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蟣虱生虎

鶡心寇逐旌旃

雁門山在代州漢書秦築長城置雁門郡唐地理志代州有雁門關龍庭單于祭天之所也鶡勇雉也其鬭無已一死乃止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東漢輿服志虎賁羽林皆鶡冠東都賦云虎夫戴鶡故曰虎鶡周司常云析羽為旌通帛曰旃〇此狀邊戍之勞苦也言昔者戍於雁門之關猶在中國之境今則別雁門而遠戍於龍庭去國萬里深入虜疆但見驚沙亂乎海日而飛雪暗乎胡天虎鶡毀壞生蟣虱矣旌旗飛揚心魂為之而怖蕩也邊戍之苦有如此夫

若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宣陳也飛將李廣也三邊者中國之直北東北西北皆與匈奴界也〇承上言邊戍勞苦如此雖有克敵之功不蒙朝廷

之賞然臣子之懷忠誠者又將何所陳其力哉昔者李廣之守北平匈奴號爲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界勞苦而功尚如此然亦不得封侯卒以後期自刎而死誰復有憐之者乎是於士卒既咈其性於將帥又昧其功以此而望攘夷安邊何可得哉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

賦也劉向列仙傳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爲千歲翁回風風之轉也天聲者天上之聲也太清註見二首下○此亦遊仙之辭言仙人之憑虛御風遊于太清之上自道姓名曰我是安期生也仙童吹笙以相從但聞笙聲

隨風回轉自天而下仙人去影不可得而見矣

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頭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金光草即金明草仙藥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嶽夫人所居見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人曰金明草○言仙人之湊乎太清也舉手望之有若流星迅速閃爍莫能為狀飄然遠逝可望而不可扳也仙人不可見矣惟頭得其仙藥所謂金光草與我飡之使我之壽與天同傾我即鶴背之仙矣○按遊仙之作古有此體自郭景純以下詩家者流皆好言之而白最多且深白嘗有志於此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

賦也咸陽秦所建都之地即漢之長安也在今陝西京兆府宮柳宮中之柳也賣珠兒董偃也漢書武帝姑館陶公主年五十而寡居近幸董偃偃幼時與母以賣珠為業出入主家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號曰董君一日帝以錢千萬就主家飲後數日上臨公主園中主自宰執道帝入坐未定帝曰請謁主人翁主乃下階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階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歡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冶夭也冶遊妖冶而遊樂也○疑此詩為刺當時之倖倖者言咸陽帝都之內陽春之時宮柳初生彼戴綠幘而嬉遊者誰氏之子乎乃賣珠者之輕薄兒漢董偃之徒也身以嬖倖驟得一時之

富貴飲酒至暮既醉乃歸身騎駿馬驕而且嘶意氣洋洋而自得市井之人皆仰視之彼綠幘者方且自以冶遊之及時也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

楊雄字子雲傳學尚辭賦漢成帝時除為郎給事黃門從上行幸河東校獵過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雄貧居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及王莽篡位歆子棻等以符命繫獄辭連雄使者來欲收雄雄時校書天祿閣懼不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此輩謂綠幘之徒也○夫枉已而早遇者當時以為曉事之人則守已而晚窮者以為愚矣

如楊子雲之居貧草太玄及至晚年乃獻長楊之賦以取功名〻成而身已老矣何其不曉事之甚邪居官不久而又投閣以死尤為可嘆豈不為綠績之徒所哂乎彼綠績者少年蒙偉自為得志宜乎以迂儒之晚遇為哂也

其九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〻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賦也莊子云昔周夢為蝴蝶栩〻然蝴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辨矣神仙傳曰麻姑云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今到蓬萊水又淺於往矣豈將復為陵陸乎○此詩言古今事變而富貴無常夫莊周夢為蝴蝶而蝴蝶化為莊周人之一身尚有變易如此

而況身外事乎故萬事之悠〻者其變更不一又不可得而度也以此推之雖天地山川亦有遷改乃知蓬萊之水固有清淺之日矣不足怪也況於塵世之區〻者乎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〻何所求

青門秦之東門也邵平秦故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門五色皆美時謂東陵瓜○言古今之更變如此則知富貴之無常矣今日青門種瓜之人乃是昔日東陵之侯也以百里之侯封轉為匹夫之瓜畦富貴之不足恃是亦一大夢也彼營〻者亦何所求哉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

賦也魯仲連齊人也倜儻不羈也明月珠也張景陽詩魚目

笑明月註云明月寶珠出海底○此白詠魯仲連也言齊國有一士倜儻不羈者魯仲連也為人特然高妙出於稠人之上固非勢利之所能拘者辟如明月之珠出於海底一朝開發其光輝則有昭然而不可掩者矣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英聲美名也末照餘輝也史記仲連遊趙會秦伐趙闢魏將欲尊秦為帝使客新垣衍說趙仲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而將軍何得故寵於梁乎於是衍起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連〻不受乃置酒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

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逃之海上終身不復見○言仲連之倜儻高妙者以不苟仕而苟取也却秦解圍而有芳聲餘光照乎後世而人皆仰之輕千金而不受顧平原而一笑雖有救人之功不肯受人之賞此所以振芳聲而有餘光也所謂倜儻高妙者豈易及乎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澹蕩無欲也亦不羈之意拂衣振衣以相從也左傳衬向云拂衣相從調樂調也同調者謂音律之相叶也○上言仲連為人尚義輕利而有大節此則白自言願學之也我亦澹蕩之人於勢利無所嗜好聞仲連之風即欲拂衣以相從期與異世而同調惜乎時不我知徒託空言已矣○按白欲慕仲連之為人連不貪而白多欲連不汚於亂世而白喪身於邪

臣連與白似有間矣迹雖相彷而實不同也

其十一

黄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賦也黄河註見二卷公無渡河下○此詩言時日易邁當求為長生之術也水東流而日西沉曾無一息之停皆忽然而逝不為我而少留者可不思所以自處乎

春容舍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松栢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春容少年之容也秋髮老鬢也年貌年歲與容貌也螭々龍也廣雅云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景日月之光也光彩顔色好也○承上言水流而不息日運而不已則壯顔既衰而白髮又生矣人無松栢之姿年貌豈得以長好乎所以我欲

求爲長生之術棄此雲螭以采日月之精庶幾駐容顏長生而難老也

其十二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顔

比也孤不群也直不屈也○此詩言君子之高尚其志而不屈身於富貴也松栢之資本自孤直豈能爲桃李之嬌媚而有可悅者乎是以松栢不變而桃李易衰也譬之君子正直不阿不爲小人邪媚之態宜君子之難合而小人之易投也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昭〻明也美之〻辭也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
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諫議大夫
不屈乃歸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萬乘者天子
也○上以松栢比君子之孤直不屈此則以子陵之事實之
也言昭昭哉子陵之為人也不求聞達垂釣滄波之間為天
子故人感上天列宿志不肯屈而終於隱遁心與浮雲而俱
閒也長揖天子還于故山其高世之志誠若松栢之孤直歷
歲寒而不凋豈若桃李之媚於春陽者乎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岩石間
無所雜者清之極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聞伯夷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懦夫有立志于陵蓋清者之流也邈然
高遠貌冥棲見第六首下○承上言子陵之高潔若此其清

風布於六合邈然高遠不可得而攀也天下古今盍有企及之者使我聞風興起喟然嘆息亦將高蹈遠引棲于岩穴之間如子陵之還于富春盍為松栢之孤直又安能為桃李之嬌媚乎○按此詩韻有二間字蓋古人用韻不甚拘泥如李白江夏贈韋太守重疊數韵不以為嫌又如杜子八仙歌之重韻可見唐人去古未遠而猶不屑屑於音韵之間也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賦而比也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

吾言已過乎矣日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大易者卜筮之法也變者卦爻之變也元者善之長也即易所謂乾元之道也群生衆人也道論卜筮近理之言即所謂大易之道也幽情幽隱深遠之情也○此言隱德之士世人莫能知之如嚴君平之賢不求人知人亦不知之也是君平既棄乎世〻亦棄乎君平矣且君平善於卜筮能觀卦爻之變窮究大易之理深探善道化誘群生凡來卜筮者得聞孝弟忠順之論而有以格其非心甘貧守已不求贏餘閉幽情於空簾之下自守之意泊如也

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騶虞白虎黑文不踐生草不履生虫鸑鷟鳳雛皆瑞世之物

也天漢天河也博物志海上嘗有人乘浮槎至天河者見一牽牛者問曰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歸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此人是也沉冥言君平之術深沉而窈冥也○言君平能知道而安貧有如鷫鸘鸑鷟爲希世之瑞生不虛生而言則多中非特爲人間之瑞而已雖天漢之上亦知其名誠有若海客之所傳聞者今而海客之去已久無人復見河邊之牽牛矣誰能測其至術之深沉而窈冥者乎雖有君平世人莫得而識也是則非惟君平之異世而世實異乎君平也要之欲知吉凶者須致敬以質於君平欲知理亂者須盡禮以致夫賢者斯可也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

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

賦也胡関者中國與胡相限之界胡人出入處也如鴈門関玉門関大震関之類此言乃大震関也吐蕃来往之地戎虜即吐蕃也漠沙土也史記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絶漠註云沙土曰漠唐初以葛羅禄熾俟部置大漠州都督府榛小木莽草也天驕匈奴也匈奴自謂天之驕子○此詩刺胡虜犯邊而將師不能以禦患也言中國與胡華夷相隔自古於邊塞之地設立関隘以辨封疆防侵凌也関近胡地而多風沙開闢以来皆是蕭條之境秋風一起木葉落而草色黄郊原空闊登高而遠望但見沙漠之中舊城荒廢邊邑民居無有遺堵之存而戰士之死於鋒鏑白骨交横於草莽之間非

一日矣然而蕩覆我之民居殘殺我之生靈者誰之慘歟乃
天驕之匈奴肆其威武以相荼毒有如此也
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
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赫怒須詩云王赫斯怒聖皇謂明皇也鼙鼓軍中所擊之鼓
也騷動也按史明皇初年命大將軍薛仁貴等護吐谷渾還
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為吐蕃長子欽陵所敗三十萬舉
大數也○承上言戎虜寇邊而殘害若此於是天子赫然一
怒爰整師旅鳴鼓進軍以致其討變陽和為殺氣驅良民為
征夫調發而喧呼者騷動乎中國大衆之舉則有三十六萬
之人人人哀泣其淚如雨懼有死亡之患安得復營於農圃
自遂其耕桑之樂乎此狀行役者之苦也

不見征戍兒豈知関山苦李牧今不在邉人飼豺虎
関山言其所歴之邉塞也史記李牧者趙北邉良将也嘗居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歳亦無亡失匈奴無所得邉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士悉勤習戰單于大舉衆来牧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歳不敢近趙邉城飼豺虎者言為戎虜所殘
◎言生民之苦者莫如征戍之人棄親戚捐鄉士饑渴生死迫切于身乃天下之至苦者也苟或不見征戍之人又安知有此等之苦哉然士卒之性命懸於将師之一人将帥得人則士卒無有死亡之憂矣昔者李牧之居趙邉能養士畜鋭一故一戰而成功今日李牧之不在矣将帥不能禦戎虜使邉

鄙之民皆餵於虎豺之口徒以血肉之軀資其飽噬而已豈不大可哀乎○按此詩蓋爲當時吐蕃犯邊而作舊註謂爲楊國忠征閤羅鳳事或謂哥舒翰攻石堡城事恐俱未然蓋閤羅鳳是雲南之喪師不係北狄石堡城乃我之攻彼非彼之毒我也與詩意不相體貼考之地理驗以歲月乃知爲吐蕃事也且吐蕃之顛末紀於唐史者大畧與此相合白日擊其事詩意蓋刺之也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賦也史記齊破燕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號曰黃金臺鄒衍自齊劇辛自趙樂毅自魏皆往於燕昭王以毅為將軍與秦楚三晉兵伐齊下齊七十餘城齊湣王出亡○此詩刺當時大臣不能禮士也夫為治以得人為先自古明君賢相急於求賢故昔者燕昭王遭亂之後卑辭厚幣以招賢者首得郭隗而師事之為築黃金之臺以為禮賓之所故士之聞風而至者則趙有劇辛齊有鄒衍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昭王好賢如此宜乎賢材樂為之用果得樂毅共成伐齊之功以遂復讎之舉也

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青雲士謂當時之大臣近幸於君者也千里遠也徘徊自適

也○承上言古之賢君好賢禮士如此奈何今之居大位者以富貴而驕人耻天下之賢棄捐我輩有如埃塵畧不加之意也夫珠玉本為實物彼乃以之買歌笑糟糠本為賤物彼乃以之養賢才沉湎滛逸而貴所不當貴簡賢棄禮而賤所不當賤彼君子者豈肯為之而少留乎將如黃鶴一舉千里悠然而遠去徘徊容與高出乎風塵之表樊籠不可得而致之也士之甘貧賤而肆志者又豈富貴之可驕哉須如昭王之致敬盡禮斯可也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比也寶劍曰蛟龍以其變化言之也雪花者劍體之明也芙蓉鋒鍔之艷也越歐冶子所作五劒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

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薛燭善相劒見歐冶子所作純
鈞曰沉沉乎如芙蓉之生於水精光即所謂斗牛間紫氣也
雷騰言劒之飛躍如雷之騰也衝當也言其飛躍之勢不可
當也晉書張華傳初牛斗間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象緯
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宝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
郡曰在豫章豐城乃補煥為豐城令到縣掘獄基得一石函
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送一與華
留一自佩曰神物終當化去華亦曰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後
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其子華為州從事持劒渡延平津忽躍
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雙龍長數丈蟠水中華嘆曰先
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至此驗矣風胡者楚之善相宝
者也世傳楚昭王臥得寶劒於牀召風胡子問之風胡曰此

湛盧之劍也劍之有靈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
謀楚故湛盧去之而入於王耳○此白以寶劍取喻賢才之
難於久棄而終當見用也言寶劍之有雌雄雖若蛟龍其體
之明潔如雪花其鍔之光艶若芙蓉光出斗牛之間而射於
天地如雷之騰倏忽奮發不可禦也

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
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別者言雷煥與張華各得其一也餘見前○言寶劍之靈為
神物也故始雖相離而終當相合亦猶賢才為國家之利器
始雖未偶而終當見用也夫寶劍之別於金匣或飛或沉而
雌雄失其相從者正以風胡子之不在故潛其鋒而不露耳
然神靈之物終不可以泯沒也雖吳水之深楚山之遠不能

使之相隅而終有會合之期天生賢才宜為世用必遇相知
之人引而薦之於朝矣豈終於沉晦而已乎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烟客我願從之遊未去鬢已白

賦也金華山在婺州今金華府牧羊兒王初平也紫烟客仙
人也神仙傳王初平婺州丹溪人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
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占而得之
與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之東初起視之惟見白石初平往
叱之皆變為羊與俱還鄉里親戚死亡畧盡乃復與還山中
教初起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立於日中無影色如童子云
○此亦遊仙詩也言金華山中牧羊之子乃是紫烟之仙客
我欲與之相從而遊未及去而鬢已白矣此志雖有奈何時

邁而力無及也

不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崑山採瑤藥可以煉精魄

繁華者富貴之人也擾擾亂意崐山崐崙也瑤藥玉屑仙藥也○言我雖老而求仙好閑之意尚念念而不已彼富貴而繁華者終日營營何所迫乎若能絶利欲不為世事之所迫亦可以錬吾身之精魄從仙人而遊也彼繁華者固不知此吾雖有志惜乎已老柰之何哉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

賦也天津在長安城中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所謂天津橋也斷腸者言人見之而斷腸衰之甚也亦猶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曰人則所指者衆庶民公侯皆是也遊者来往之謂也○此詩言都城之景物有代謝而富貴者有變遷夫皇都二月之時沿天津橋而列居者桃李盈門其花灼々動蕩於艷陽之天可以斷人之腸花雖好而不耐於久朝榮暮落又將隨東流之水而去矣水之流也前後相續無有古今之殊人生存亡則有今昔之異故今日之人非復昔日之人年々来往於天津之橋者一皆新人非舊人矣是天津也道出都會之區水流花謝固可傷情而遊人之更替者紛々不一尤可悲也○按洛陽長安俱有天津橋此長安之天津秦所建唐所都也

雞鳴海色動謁帝羅王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

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黄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横
嵩丘

海色動日将出也出則海光動矣謁帝入朝也西京記上陽宮有西上陽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来辟易開張而易其故處也〇言長安城中天津橋上雞鳴将曉之時趨朝謁帝班於天子之庭者公與侯也斯時也残月落於西上陽之宮而餘光半射於禁城之樓文武衣冠照耀雲日彬彬然文物之盛也朝罷而回馬若飛龍黄金絡其馬首道上行人皆迯巡而退避志氣揚揚軒然高舉有若嵩丘可望而不可及也彼富貴者一時勢焰赫赫如此似可畏哉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随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

入門者退朝而食於家也錯雜也謳歌也南都賦齊僮唱兮列趙女蹴鴛鴦疑為舞者所服之衣也宋禮樂志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七十二乃舞列之數也古者天子用八佾每佾八人則為八〻六十四人茲云七十二者豈後世或增為九人則為八九七十二矣言七十舉成數也蓋自三家之僭後世謬誤一〻至於此爭競也○言朝罷歸家坐於高堂之上列鼎而食所食之品皆珍羞也香風引乎趙舞則趙女之舞者皆艷色也清管隨乎齊謳則齊僮之謳者皆妙曲也歌舞之人皆服鴛鴦之服戲于幽庭之內行列之數則有七十二人雙〻為偶翼然而齊整也遊樂宴飲夜以繼日常若不及自謂千年之久可保於無虞矣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讐何如鴟夷

一散髮弄扁舟

功成者謂仕宦之功成也老子云身退天之道也愆尤過也秦丞相李斯臨刑顧謂中子曰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遂父子相泣而夷三族綠珠者白州梁氏女也有容貌善歌舞石崇以眞珠二斛買之趙王倫專權嬖人孫秀求之崇不與秀矯詔收崇〻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尒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墮樓而死范蠡越王句踐之相也佐越滅吴乘扁舟載西施泛江湖而去自謂鴟夷子皮止於陶號陶朱公○言仕宦者期於成功〻成而身宜退也苟或履盛滿而不知戒自古以来多遭罪戾故李斯徒然嗟嘆於黃犬石崇未免召釁於綠珠富貴已極而憂患隨之勢必然也安得如范蠡者見幾而作散髮扁舟

遊於五湖者乎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

賦也西嶽華山唐西都之鎮也明星仙女也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芙蓉蓮花也霓裳者仙衣也楚辭云青雲衣兮白霓裳昇天行即上所謂躡太清也○此白悼祿山之陷東京而華巳之不與其難其託言之意若曰我登華山而見明星之玉女手把蓮花虛步於太清之中霓裳廣帶飄拂空中於白日而昇天也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雲臺華山之峯也華山記雲臺觀方丈上有山崛起神仙傳

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仙漢武帝時因帝好道嘗乘雲見帝忽不知所在帝遣使同其子求之尋至華山見其在絶岩上與數人博戲紫雲鬱鬱竟亦莫能致也○言我於華山遇見明星玉女邀我登乎雲臺之上揖衛叔卿之仙人恍惚之間相與駕鴻飛騰於紫霄之上此白之託言也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俯視自上而望下也洛陽唐東都也胡兵祿山之亂兵也豺狼猶云犬羊安史之徒也冠纓者有爵者之服也○言於華山見明星邀登雲臺之上得見叔卿仙人斯時也俯視洛陽之川但見川水之傷茫茫然皆是胡虜之兵奔走而衝突者其數不可計也肆意殺掠流血遍野使我百萬之生靈殲于鋒鏑之下誠有不忍見者矣彼方自以為功班爵行賞凡豺

狼腥羶之徒皆濫冠纓之列殘民僭竊衣冠塗炭乃用夷以變夏亂斯極矣雖雲臺之高視又安能遽尒而恝然乎○說者謂此詩祿山入洛之時白適在雲臺之地而見之也按史白初以賀知章薦名見金鑾賜食調羮供奉翰林既而以沉香亭之樂章為高力士等所譖白不自安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因浮遊四方不久而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當祿山陷洛陽之時白卧於廬阜也言登華山雲臺而見胡兵者亦託言耳豈真在於洛川而見之乎意亦自華處高視下邈然而不相及也古之詩人多有假託之辭以意逆志乃為得之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註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賦也齊都唐齊州今濟南也華不註山名在濟南水經云濟

水入東土華不註山左傳成公二年齊景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註○此亦遊仙之詩言我曾遊於齊都登華不註之峯此峯高峻而秀發綠翠之色如芙蓉也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凌倒影欣然願相從

蕭颯輕舉貌白鹿者鹿千歲而色白也凡鹿與龜鶴壽至千歲而色皆變白而知能通靈矣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居西王母石室中騎鹿乘龍皆仙人事倒景者日之返照處陵陽賓子明云倒景去地四千里○言我登於華不註之峯遇見赤松子之仙人以白鹿與我而自挾其青龍彼將含笑御青龍凌倒景而飛昇矣我亦欣然乘白鹿以相從

也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巳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餘步

紫金丹也紫金經丹書也撫巳言以手自撫也餘步言動静之不迫也○承上言我願從仙人而遊者正以人生世間無有幾時倏若飄風之易過也我雖有志於修鍊空聞紫金經之說然秘訣不傳終於無成蹉跎白首恐至相誤捫心撫巳忽然自笑試沉吟而思之抑誰之故歟乃吾自溺於名利之間徒自煎熬安得有餘閑之日從容於丹藥之說乎故空聞紫金經而終成白首之誤也

終留玉赤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〻但烟霧

玉赤舄仙人之履也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舄報[illegible]始皇門

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言我雖以名利暫落人間終當從仙人騎白鹿以飛昇有如安期生留赤舄於人間以報始皇之禮意而已彼則東上於蓬萊之山也秦帝如欲求之歟則蓬萊路遠玄津萬里惟見烟霧之蒼茫仙人不可得而求矣我雖有志於相從其可得乎○按此篇舊本全文多有疑義而上下辭意不相續據士斌舊註分為三節云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於巳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是决意遠遊之辭謂終當高舉但留迹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為親友之戀乎今詳詩意亦恐未然第十句與第十一句上下文義不相續似有闕文或有錯簡何也既曰欣然顧相

從矣又何至於與親友泣別而再三嗚咽耶所謂君者又不知其何所指也分手千里去何時而還者又行役離別之辭非從仙之事也自第十一句至十九句凡八句義既不諧辭宜節去今以舊本全章附寫于后以俟知者與訂校云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註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凌倒景欣然頋相從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勗我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餘步終留玉赤鳥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〻但烟霧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後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比也郢楚都也巴人下里巴人也白雪巴人皆曲名楚辭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此以歌曲喻賢人也言郢客善歌白雪之曲遺響悠揚飛於青天之上其歌曲之妙無以加矣然調高而音絶後世無傳徒擅其所長於一時而已矣不如降其節調俯就於人試為下里巴人之歌則人人易曉而和之者多矣亦猶賢者抱道自高莫能屈致或俯而就之小試行道之端庶乎其可近也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

吞聲不語也鮑照詩云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承上言世俗之人不識曲中之高調我將欲與之辨與不足辨也只得默默而吞聲豈能以口舌而爭乎不過付之一嘆而已辟之賢者不遇知己不可枉道而干人亦惟自守而已耳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

賦也秦水秦地之水即隴頭水也三秦記坻隴在天水郡其坂九曲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緬遠也我戍者自謂也山東之人行役而升隴者東望秦川四五百里

極目淚然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雙墮○此詩為戍役者而作言秦水別乎攏頭多有嗚咽之聲似若不忍別者胡地之雪胡雪也以胡馬顧乎朔雪躞蹀長鳴亦似有戀鄉之意也物情之不忘舊如此使我觀物動心邈然亦起懷歸之念矣

昔覩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柘葉萋萋柳垂榮

蛾似蝶草中所生如撲燈蛾之類或曰蚕蛾非也秋無蚕矣○此言節物之變秋見蛾飛春見蚕生而時邁矣蚕生之際桑柘茂而柳葉榮春已深矣行役在外不覺歲月之久有如此也

急節謝流水羈心揺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急節者時之速也懸旌者心有所繫也戰國策楚王曰寡人

心搖〻如懸旌終無所泊惻愴傷情也○承上言節物之變如此則時之易謝速如流水我之羈心念彼室家者有若懸旌之搖〻然而不定也懷歸雖切後事未已只得揮淚而向前憂苦之心何時而已乎此言行役之苦體貼切實如詩之草虫采薇之類讀之使人情思淒然而感動明皇好邊功而調發之煩於此可見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〻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賦也露白秋深也團〻盛貌詩國風云野有蔓草零露團兮庭綠草也促速也迫也○此言人之生世有限當知足而知止也秋露既零凝如白玉團〻然下於庭草之上我行庭中忽然見之乃知寒〻之將至而歲事將窮歲月短促未免令人

一傷悲也

人生鳥過目胡為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鳥過目速也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結束猶言拘束也齊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蓑笠而立於畎畝之中唯事之恤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言時物之變如此則知人生易邁有若鳥之過目倏然而逝無留影也何故營營於聲利之間自取纓束之言而不得從容以肆志耶昔者齊景公登皆山而悲泣憂爭國之不久惴惴焉惟死之畏是不能達死生之理蓋愚

一九四五六十

而不明者也
物若不自足得隴復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
日夜〻常秉燭
光武初岑彭書曰人若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波瀾不定也
屈曲不直也三萬六千日百年也盖人生以百歲為期也〇
承上言人生易過若能知止以安其分雖人心如波瀾之飜
覆而不定世路若羊腸之屈曲而難行皆無所預也且人生
以百歲為期亦止有三萬六千之日夜〻秉燭以相燕飲庶
幾畢吾生之樂否則纒束於富貴功名之間卒為愚人而已
矣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黄金連雲開甲宅

賦也亭午當午也中貴內貴人也謂宦者之流甲宅甲第也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言為諸宅之冠也○此詩刺當時嬖倖者之驕奢言高軒大車揚動飛塵當晝之時晻乎阡陌其車之多而且麗者誰之車歟乃中貴人之車也是中貴也叨天子之寵倖而多有黃金苞苴積而帑藏盈矣廣開第宅其高連雲所居之侈而又冠乎都邑也言宦臣之驕奢如此○

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鬬雞者按唐志玄宗好鬬雞貴臣外戚皆尚之陳鴻東城父老傳云賈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解鳥語玄宗在藩邸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室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者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諸王外戚貴主侯家皆以鬬雞為事貧者美假雞

宜五百卅九

以木為之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以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舉二雞餵而馴使之如人雞坊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意即日命為五方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鷄龍三百從天子東封泰山十四年衣鬪雞冠從于温泉八月五日千秋節帝往驪山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鵰尾金華冠錦袖繡襦執鐸拂導群雞敘立于廣場揮指風生群雞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昻勝負既决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鷄坊百戲皆氣沮逃巡不敢入

○此言小技得幸於天子致富貴而氣勢之焰赫也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洗耳者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欲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之不

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逸士傳所載畧同跖盜跖也戰國時人聚徒數千人橫行列國○承上言宦者之驕奢如此而變偉之顯赫如彼皆不義而富且貴者世無高潔之人歆慕而成風違道而干祿者比比然也又安知有善惡之分而堯與跖所向之不同者乎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自不言

賦也世道交喪者世降而道衰也芳桂㽞李以喻君子惡木喩小人也李廣傳曰㽞李無言下自成蹊○此詩言當時於君子小人無所分別而賢人隱遯也世道交喪時俗薄矣淳厚之源變爲澆風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辟之不采芳

桂之枝而反棲惡木之根也馨香醜惡無所分别所以𧿹李之樹但吐花而不言也𧿹李芳桂同爲嘉樹故見芳桂之不采各傷其類亦終無言而已矣

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大運者人物所禀於天命之大數也群動百物也廣成子古之有道者或曰黄帝之師也莊子黄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予將去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大運有興有沒自然之數不可以強爲者彼群動之物營營擾擾乃相爭於食色好惡之間不能安於一定之分是不知大運之理者也故廣成子之知道者静一而不逐於物入乎無窮之門將與天地同始終也豈衆人

之所能測哉是則廣成子之去乃所以反吾之淳源也豈若羣動之紛紛以自勞者乎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艶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

比也幽泉者泉之隱而遠者也冒覆也○此以碧荷喻賢才也言碧荷生於幽泉之中艶而且鮮花冒綠水而葉羅青烟生地雖僻而生質固美喻賢者身雖在野而有材能技藝之可用也

秀色空絶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

承上言荷之生於幽泉也空有秀色馨香無人知者終於飄零而已以喻賢者隱於岩谷之間世無知己卒老而無聞也

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華池〻之美者也陸士衡詩云移居華池邊○言綠荷雖有秀色馨香與凡草木而同腐者以其生於幽泉結根不得其所也須託於華池之邊臨乎大都通邑之區庶往来者衆而賞玩者多香色有所傳聞不徒然而凋零也亦猶賢才附託得人必有引薦之助乃可致身朝廷得君而行道也否則棄捐没齒無所聞矣○昔者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者自能有一於是乎徒以不羈之才有願用之志然亦未知所以自重急於求衒故一進而遽退讒間得以乘之也自盖狂者之流志大而言大者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

晩坐泣秋風寒、

比也秀色女之美者也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又云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傾盡也傾城者言盡乎一城之人也碧草秋風時之邁也○此以美女喩君子也言燕趙之地有佳人焉居於綺樓之上其樓之高連乎青雲是美女也眉目之艶有如皎月一笑之間傾城皆歡無有不悦之者常恐時過色衰為可惜是以未免於自傷也彼君子者懷材抱德高棲於丘壑之中澤可被於斯民但恐不得及時以行其道窮居至老為可悲耳

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乗雙飛鸞

玉琴長嘆喩不見是而致悶也君子喩君也乗鸞喩得君也○言佳人之過時而不得良配則鳴琴以自悲於晨興之時

或發長嘆夫室家之願人皆有之安得偶乎有德之君子共秉雙鳶以諧婉孌者乎是猶賢者不得於君則熱中願仕之心未嘗忘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髮不耐秋颯然成衰蓬

賦也飛電飄風言其速也○此言時之易過人之易老也夫容顏之變有如飛電時景之去忽如飄風草方綠[illegible]而霜又白日既西矣而月復東時景易去而不可久留者信乎若飄風之速也少年黑髮忽成華髮颯如飛蓬不耐乎秋容顏易變而不能長好者信乎若飛電之迅也

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虫不及廣成

于乗雲駕輕鴻

成功言其得位以成功業也猨鶴沙虫言其物化而不存也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猨鶴小人為沙虫廣成子見二十五首下○承上言人生易老而時景易過如此自古以來賢聖之人存心於斯世者能有幾人得成功業者乎大運変遷人物消化為君子者皆変為猨鶴為小人者皆変為沙虫不分貴賤賢愚而同歸於澌盡安得有如廣成子之仙人者乗浮雲駕輕鴻遊于太虛之中久視而長生者乎是則衆人之容顏皆易衰擧世之時景皆易過泯泯焉隨物而成不知從仙之術此可哀也

其二十九

二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賦也季末也七雄七國也七雄之世是為戰國王風黍離之詩也王者之迹熄雅降而為風也詩大序云亂世之音怨以怒紛拏襍也○此遭亂被黜自傷之辭也言三代之末周道既衰分為戰國七雄相爭勢如亂麻王風降為黍離大夫之行役者閔宗周之顛覆嘆宗廟之丘墟仰悠悠之蒼天詰何人而致亂其辭則怨且怒矣王政不綱諸侯用兵以相爭強世道紛紛而撥亂矣

至人動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至人者人之至極而無以加者也玄天也玄象者天之象數也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吾祖者老子也老子生於殷末嘗為周柱下史周衰乃乘青牛入大秦過南谷關關令尹喜占紫氣知有異人至果見老子老子為著書因與俱之流

沙而西○言周末之時世道旣衰惟至人能察於玄象之微而知進退存巳之理見幾而作故仲尼乘桴而浮於海老子乘青牛而之流沙皆厭斯世之汚濁高蹈遠引欲潔身以自全也

聖賢共淪沒臨岐何咄嗟

聖賢謂孔子與老子也臨岐白自謂也咄嗟嘆也○言世衰道微聖賢皆欲自晦其迹吾今遭難而被黜亦宜引去如古人之無所係累者斯可也臨岐即往何嘆嗟之有哉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人雞鳴趨四關

賦也玄風玄素太古之風也季葉末世也四關晉陸機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白以古道

既喪末世滋偽雖儒者亦務於小節而已謂夫道者太古之道也太古玄素之風既變而道喪矣道喪何時而還乎其流愈下至於末世惟利是圖雞鳴而起紛趨四関擾擾然慕功名求富貴而無一刻之暇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顔

金馬門史記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謂金馬門三輔黄圖云武帝得太宛馬以銅鑄像立於司馬門因以為名青黛也古者婦人畫眉以黛或曰娥作蛾謂蛾眉也素白也素顔猶云玉顔也丹液見第四首下○言末世之人惟求富貴但識金馬之門以為榮身之地而已安知蓬萊之山為仙人之所居者乎故終身溺於服食聲色之奉極其繁侈而不知所撙節也

又安知太古之風乎

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〻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大儒〻之大者也荘子云儒以詩禮發冢冢〻玉也金椎所以琢玉者三珠樹仙樹也淮南子云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丘在其東南○言末世之人皆趨富貴而儒者頗知自持將欲正彼之失揮金椎而琢之於詩禮之間使之就規矩知廉耻而不至於肆情以徇物也雖云彼善於此亦是小節而已未聞太古之大道是道也即仙家所謂三珠之樹蒼〻然在於崑崙之丘惟得道者爲能見之彼儒者所見不過近小之物於此或眛焉又烏能折其榮而攀其條乎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〻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辟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賦也鄭客秦使自鄭而回者也關函谷關也鄭在關東秦在關西君者主也神之稱也楚辭所謂湘君之類是也平原里即華陰平舒道也鎬池在長安西南鎬池君水神也祖始也龍君之象也謂始皇也史記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来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謂曰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此白遭亂罹憂而自嘆之辭也言秦之使者從關東而来行至華陰過華山之神於平舒之道以璧授使者遺鎬池之君且告之曰明年而祖龍死蓋始皇之暴虐天下神人共怒皆幸其死其兆之先見者神先知之故華山之君遇使者而轉告於鎬池

之君也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徃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桃源者秦人避亂之地也陶淵明記云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捕魚為業從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與晉魏停數日辭去既去得其船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徃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言秦之暴虐神人共怒世人相率而避之徃於桃源之中永、與世而相隔也○按白遭亂被竄借秦人之事以自況或曰指其君為始皇且幸其死特不

能為尊者一諱耶曰此借鎬池之事以明亂亡之有兆正欲
知幾預為避之ゝ術非顯然而斥其君也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賦也蓐收金神也郭璞詩云蓐收清西陸ゝ日月所行之道
也弦月上弦也號蟬聲之大也○此白感時而自嘆之辭言
蓐收肅乎金氣金神司秋而天地之氣斂藏矣西陸弦乎海
月秋初之時月出西方而上弦矣斯時也蟬聲哽咽噪乎階
軒之間景物感人如此使我憂心之忉ゝ而不能已也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ゝ不忍
言哀歌逮明發

良辰猶言好日也何許言不多也或曰許所也何許猶言何

所也詩云昭茲來許大運天運也惻惻之憂意明發天將旦而光明開發也○言秋景蕭條感物傷悲所謂良辰者竟安在乎大運淪浸忽然變遷天寒而悲風生夜久而衆星落矣我之感物而憂者中心惻惻何忍言哉惟哀歌以自遣夜以達旦不能寐也○按此詩白感秋而作情思之慘而言辭之切豈當奔亡與流竄之時而作歟於今不可得而考矣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憑陵隨海運燀音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賦也北溟北海也莊子逍遙篇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三山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又曰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大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燀赫輝赫也○此以巨魚喻賢人也言北溟之鯤大數千里仰首而噴浪則戍三山之雪張口而噏波則呑百川之水隨海而運則擊水有三千里之遠因風而起則摩天有九萬里之程是神物之大者其運用之大茫乎不可測也如此彼君子者蘊帝覇皇王之道可以闔乾坤而參造化其功業之大者與巨魚之噴三山呑百川摩天飛而凌九萬者又何異哉○或曰白此詩與上李邕之詩皆自言已志曰非也此但槩論其理有體用者如是蓋述莊子之意而言之也彼上李邕之詩恐亦未必是白之作邕與白為丼姪相知之有素者又何必有畏後生輕年少云云或後人託此巨魚化鵬之說而效為之未可知也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勅邊急群鳥皆夜鳴

賦也檄說文云以木簡為之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鷄羽謂之羽檄符以竹為之各分其半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云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蓋虎符發兵而竹符出使也故曰竹使符羽檄虎符皆為兵也專擅也獨也專城言自得以擅主一城也勅正也理也天子之令曰勅急警急也曹子建詩云邊城多警急晉符堅入寇其妾張氏諫曰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秋冬以來衆鷄夜鳴又莊子鴻濛篇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此詩舊說為楊國忠征閤羅

鳳而作盖刺之也言朝廷以羽檄而徵兵者如流星之速虎符之調發者有專城之威急則不容於少緩專則獨擅於一人勑令救邊之急閑然傳遞而喧呼羣棲之鳥盡皆夜鳴兆之先見者其不寧也若此

白日耀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荅言楚征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晉天文志紫宮垣一名紫微天帝之座天子之居也權衡北斗星名一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揺光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而天下貞書曰四海永清此指上虎符羽檄勑邊而言也雲南古楚地瀘水出䍧何郡諸葛亮出師表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瀘戎之間有渡瀘亭五月煩暑瀘地多瘴出師非其時

也雲南征者楊國忠興師征閤羅鳳也唐開元末皮羅閤逐阿鑾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冊為雲南王治大和城歸義死羅鳳襲鮮于仲通領劒南節度使卞急少材畧故事南詔嘗與妻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丏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靖州羅鳳遣使謝罪仲通怒囚其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會楊國忠以劒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宓敗死西耳河自再興兵傾中國驃騎二十萬天下冤之○言朝廷以羽檄虎符徵兵而騷擾邊方是黷兵而不羅德也夫君相以道化人則天下自服若天子端拱於九五之上而白日耀乎紫微三公運籌於台輔之間以佐乎天子君相各盡其職則天地清寧而四海

無危矣何必以耀兵爲哉今而羽檄虎符喧呼救邉欲何爲乎乃爲楚而徵兵也以閤羅鳳據雲南而叛于楚地朝廷命師以討之及此五月暑毒之時渡於瀘水深入瘴癘之鄉夫遠人之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何至窮兵黷武之若是五月渡瀘異於諸葛公勤王者矣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

怯卒疲兵也南荒炎蒸之地曰炎方晶亦光也兩無聲嚴親與子皆嗚咽也投軀言以身而委於人也○言此南征之人雖曰中國之師旅其實怯弱之懦夫不能受甲非戰士也臨歧慟哭以別父母日月爲之而無光泣盡而繼之以血彼此

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
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賓客自迎侯生侯生薦力士朱亥同飲酒公子起為壽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遂延為上客杜詩飲中八仙歌云眼花落井水底眠漢書揚惲書云酒後耳熱拊缶而呼烏々選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蜺二壯士謂侯嬴朱亥也史秦破趙長平坑趙卒二十萬進圍邯鄲趙數請救於魏々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以窺望平原君使讓公子無忌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臥內得虎符奪晉鄙軍使遊客朱亥袖鐵椎四十斤椎殺晉鄙遂將其軍進援秦軍解邯鄲圍大

梁魏都也○言俠客之雄自古得名者莫如侯嬴與朱亥而趙客之為任俠者尤有過焉想當戰國之時間過信陵之家解劍飲酒以相歡洽將炙啖乎朱亥持觴勸乎侯嬴相結於無事守死於危難然諾之重山嶽為輕既醉之後眼花耳熱意氣慷慨有若虹霓勃然横發於心胸可以充塞乎宇宙義勇之聲震驚一國千載之下孰不聞此二士之名乎故雖死而無愧也豈必從事於章句之末如楊雄之草太玄老於書閣之下乎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賦也天山註見本卷戰城南下玉門關即玉關註見本卷胡無人下○按樂府鼓角横吹十五曲內有關山月白之為此

用楚〻且華身

一曲者猶言一偏之莊子外篇云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斐然文貌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吾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久而無成容竟遁去言談之士多棘刺沐猴之說也楚〻華美貌○言當時之為詩辭者不能復古而流於纖細乃一偏之小枝昧聖人之大道乃雕虫之巧喪其天直而大朴散矣是猶於棘刺之端造為沐猴徒久費精神而終無所就也彼士者之為文辭務為纖麗自矜其[illegible]之能者與造棘端之沐猴又何異哉文不載道無益於實用不過隨時逐俗以干利祿之榮辭之楚〻之

衣裳華美其一身而已於中心之實德無所益也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大雅之詩多詠文王之德頌之詩美先王之盛德而告成功者也郢斤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承上言詩辭之不復古故無雅頌之作其流愈趨而愈下安得精思之入神天然之巧如郢人之運斤成風者乎所以効顰而取哂學步而失真也○按自三百篇以後而古詩亡矣晉不如漢唐不如晉晚唐五季而又萎弱宋之諸公欲學盛唐而不可得是猶李白之欲復古而終不能及也噫詩之關乎氣運尚矣風氣日微而欲聲音文辭之同乎古無其質而求其文胡可得哉自元以至于今尤有可議者矣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群

比也抱玉者卞和也卞和得玉璞於楚之荆山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復獻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遂剖之得美玉乃封和為清陽侯世傳以為和氏璧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漢龔勝傳勝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蘭以香自焚膏以明自銷尚書云滿招損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沉冥即沉晦也○此詩言君子之不見用又當見幾而作也夫卞和得荆山之璞獻於楚國之君王人不識而楚君見疑兩刖其足此事古來之所傳者是良寶終於見棄

徒勞三獻之勤也正猶君子之懷材抱德人君棄之而弗用雖有效用之心不蒙見錄亦徒勞而已矣人君之不寶賢如此故直道無所容也譬如直木而先伐芳蘭而見焚木可用而蘭有香故不能以自壽也蓋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盈滿者天必損之惟能沉冥以自晦者為道之所萃而終無所傷若為皎皎之行則自取速亡之禍安可以直道而行乎

東海沉碧水西關棄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魯仲連事見第十首下柱史事見二十九首下躡蹈也言繼其迹也○承上言道之不合時無所容矣故仲連欲避秦而蹈海老子欲棄世而入關茲二人者有先見之智有高世之心我願學焉將以繼其芳躅而躡其清芬庶乎恥辱禍患之不吾及也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雷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

賦也燕臣鄒衍也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獄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庶女者齊之寡婦也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擊景公之臺精誠者誠之至也辜罪也按李白傳賀知章薦白於玄宗召見金鑾賜食調羹待詔金馬門後以樂章被高力士楊貴妃譖遂放還山○此詩乃白被黜而自嘆之辭也言昔者燕臣鄒衍盡忠被讒仰天而哭五月為之飛霜寡婦庶女盡孝受誣蒼天震怒風雷下擊於齊堂此忠孝之精誠通

乎神明故造化亦為之悲傷貽然而感應也今我之事君亦無罪衍何故使我遭此讒間去朝廷而見斥乎彼蒼者天寧不我恤使我罹此困厄感應之機又何有古今若此之不同者乎

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衆草淩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闥門也紫闥天子之門也明珠孤芳喻君子也群沙衆草喻小人也霑裳淚之多也○承上言自謂也言我無辜而遠身於金殿者是浮雲之蔽乎紫闥白日難於回光以相照也蓋群讒迷惑乎聖聰君心亦為之而蠱惑矣小人衆而君子獨終必見傷是群沙穢乎明珠不得以自顯也衆草淩乎孤芳不能以獨存也邪不勝正古人所嘆我今不幸遭此讒謗

則浮雲多而白日遠矣徒然流涙之霑裳又何益之有乎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

比也蘭香草也琴操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乃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蓋自傷其不逢時而託辭於蘭也○此白以蘭自喻言孤蘭生於幽園之中而衆草共蕪沒之孤則無群幽則深遠衆草之多而又易於蕪沒也雖有春陽之照臨其生意之未多仍恐高秋之月又為肅殺之氣所凋傷矣以比君子之困於下位小人群然而共攻之雖蒙人君之見禮終亦不能以自安也

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霜能殺物而清風能生物者也淅瀝霜落凄然意○承上言高秋

之時飛霜淅瀝淹浥孤蘭綠艷為之而凋歇將不久而自萎矣若無清風之披拂則當與凡草而同腐縱有清香為誰而發生乎是猶君子之特立忽遭群邪之謗訕自非在[illegible]之大臣為之吹噓而洗雪之則其平生所抱負者亦終泯没而無聞矣安得有所顯揚乎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〻霜被萬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辛酸

賦而比也漫〻遠也孤鳳喻孤臣也白自謂也倪際也天倪天際也○舊說此詩疑為白遭亂之後而作理或然也言我登高以望四海但見天地之間漫〻然而廣遠損霜凋乎物色飄風起乎大荒殺氣騰而木葉脫浮雲昏而群峯隱此皆

亂亡之氣象斯時也鳳之無朋者悲鳴于天方遺聲遠聞何辛酸也是猶去國之孤臣不獲所偶呻吟無聊而悲怨之聲似有不忍聞者矣

遊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倚劒歌所思曲終涕洄瀾

遊人亦白自謂也舊國長安之故都也撫心以手摩心蓋痛之也盤桓不忍遽去也洄瀾言涕淚之多也○上言四海喪亂而孤臣悽憤此言故國丘墟之傷情也我之行役來往長安覩宗廟之陵夷念先緒之隊覆撫心內痛盤桓而不忍去仰思我朝之盛時君明而臣良乾坤清夷庶類阜繁今不可復見矣於是倚劒而歌舒其憤懣之氣歌曲既終不覺涕淚之洸瀾也○按此詩必是安史陷京師之後白在流竄之際而作舊集所載前後凡二章〻首四句皆同自第五句以下

有小異此章詞意上下接續明白易曉舊本置之於次今觀前章自第五句以下意與上文不相蒙豈初本與改本之不同歟故以此章註釋其義而以前章附見于後以俟知者○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逝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組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群鷄刺蹙爭一飡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

比也琅玕瓊樹之實也離騷註南方有鳥名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以琅玕為實江淹詩云朝飡琅玕實刺蹙急意崑丘崑崙之丹丘也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其狀若柱天

老謂黃帝曰鳳備五色出君子之國翺翔四海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獨宿者孤鳳也○此白取喻之辭言鳳爲靈鳥瑞世之物也其所食者惟琅玕之實不得琅玕雖饑亦不苟食肯與群雞切切然而爭食乎雞之所食者粟也鳳不食粟何爭之有朝則鳴於崑丘之瓊枝夕則飲於砥柱之清湍鳳之所食者其潔如此所處者其高如彼鳳德之盛豈凡鳥所及哉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獨宿者孤鳳也列仙傳周靈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結交者言與之投好也○承上言鳳之鳴於崑丘飲於砥柱居所生之地得遂所適之性矣今者遠遊于四海欲歸故

巢而路又遠獨宿於此而天又寒孑然無朋與誰而為偶乎幸遇子晉吹笙相招得與結交於青雲之上情好日親庶免獨宿之苦矣此恩之厚未及一報今當別去感激之心將何如乎固知無以為報也不過付之長嘆而已矣○按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薦於明皇後白流竄放回而知章已死故報德之意終身為歉若白者可謂義士也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

賦也紫泥海廣記云東方朔嘗出經年一歸母曰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若木有二一云在東濵日將出時有天雞鳴于其上一云在灰野之山日所入處此言西日者是灰野之若木

也○此亦遊仙之詩言彼仙人者朝弄於紫泥之海夕披乎丹霞之裳手折灰野之若木拂此西日之光華倏忽東西往來形迹無定在也

雲臥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々入無倪稽首接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飡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雲臥者臥於雲也猶言乘雲也八極八方之極也倪際也太素太古之淳風也列子云太素者質之始○言彼仙人者旣弄紫泥之海又拂西日之光乘雲而遊乎八極其顏如玉已千歲矣入乎無窮之鄉得接上皇而受瓊漿之賜使我一飲而歷萬壽之久又何用歸於故鄉乎惟願隨長風而永逝或弄紫泥之海或拂西日之光恣意飄揚從所之也○右泛言若

此未必實有此事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形宿沙
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賦也搖裔往來之不定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
之海上從鷗鳥遊一旦易慮而鷗鳥不至故時人爲之語曰
海翁忘機鷗鳥不飛海翁易慮鷗鳥飛去雲鶴者仙人之所
御也洗心者洗滌其心不爲塵垢所汚也爾指鷗鳥○言白
鷗浮遊於滄江之上惟與海翁之忘機者相親而相狎豈若
雲鶴之受制於人者乎是白鷗也宿沙上之月戲春洲之芳
悠然而無所累乎亦洗心之人於功名富貴不牽乎懷亦忘
機者鷗鳥必不我猜雖與之而同遊亦可也

其六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賦也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上升崐崙丘觴王母於瑤池王母為之謠王和之廣記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于漢宮帝敘寒暄畢王母邀上元夫人至帝拜之○此詩疑為當時好神仙而作蓋刺之也言周穆王馳八駿以周乎窮荒漢帝為天子而尊居萬乘皆富且貴矣而淫樂之心無有止極雖有雄豪之材不足數也穆王則宴王母於瑤池漢武則邀上元於北宮留意荒唐求神仙淫樂如此他無所取矣

瑤水闡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瑤水即瑤池也列子周穆王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王
母為之謠詩名白雲篇玉杯者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
杯獻於闕下因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有獻玉杯
者刻曰人主延壽後竟以詐誅○此承上言謂神仙之事皆
虛誕也昔者穆王宴瑤池徒聞遺歌之相傳未聞實有登仙
之迹也文帝得玉杯虛言人主之延壽而竟詐偽而獲罪也
神仙靈迹世異事殊俱成蔓草而荒唐矣千載之下令人聞
之徒傷悲耳○按玄宗尊玄元招方士好神仙而求長生白
以漢文孝武之事言之假借而不敢指斥者諱之也然瑤水
乃穆王一人之事上元玉杯則為漢文孝武二君矣故周得
以穆王稱於漢則曰皇〻則通稱無二人而言此白立言用
字之有法也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柰何夭桃色坐嘆葑菲詩

比而興也綠蘿女蘿也葳蕤盛貌詩小雅云蔦與女蘿施于松柏繚繞纏綿而延施也夭少好貌詩國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菲根莖皆可食根則有時而美惡喻夫婦者不可以其色之衰而棄其德之善也○此以夫婦喻君臣也言綠蘿之生紛然葳蕤繞于松柏之上相依而榮茂也松柏歷歲寒而不凋則綠蘿之附託者亦無所改矣夫草木有託尚能自保如此矧吾夫婦之相配合者乎終身宜相守也柰何以色衰而見棄是貴色而不貴德所以國風之詩有葑菲之嘆也

王顏艷紅彩雲鬓非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為

紅彩者顏色之美也雲者鬓之美也素絲白髮也君子謂夫也○此為婦者之自言我之紅顏艷如美玉我之黒髮未成素絲年少壯而貌豐盈宜君子之我愛今乃心意移而恩情畢半道睽違無復偕老之頭使吾將何為乎煢煢然若無所依者如之何其可也○按此詩辭意乃白之自謂也白以被召供奉翰林不久被謗而遭流竄則君恩有所未終而危疑之迹亦不能以自安也故其形於詠歌者如此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

比也驚飈喻亂世萬物萬事也浮雲喻佞臣頹陽喻暮年之君洪波喻戰鬪大壑喻中國也○白詠當時之事而取喻之

意若曰八荒之內而鷙飈四馳震蕩宇宙而萬物凋殘浮雲蔽乎頹陽而掩此西日之光洪波振乎大壑而蕩於巨區之藪是猶安史倡亂四方崩潰姦臣罔上於暮年大難日興於中國與彼鷙飈凋物浮雲蔽日洪波振壑又何異哉

龍鳳脫網罟飄颻將安託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龍鳳喻君子也小雅白駒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言賢者不為我留乘白駒而去也○承上言天下喪亂如此則被難之士無所依歸亦將引身而遠去矣此句之自謂也○按白被黜之後遭安史之亂隱於廬山屏風疊之中此詩辭意似乎此時之所作者也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峩峩橫三川

賦也一百四十年唐自高祖武德至天寶十四年凡一百四
十年也國容者國之容儀如宮室服飾之類皆是也司馬法
日國容不入軍彼以衣冠言此以宮室言也赫赫然盛貌五鳳
樓外朝之門也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三川者黃
河與涇渭也西都賦云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此白叙國家
之盛而傑富貴者多因嘆差已之不遇也言我唐之有國也
自高祖武德間以至于今之開元歷年一百四十積累既久
而氣勢漸盛國之容儀何其赫赫然而顯著耶五鳳之樓立於
外朝者隱隱然而深遠峩峩然高出於三川之上黃河涇渭
環帶于前誠都會之壯觀也○按三川舊說以為河與伊洛
蓋唐之東都在洛陽有伊洛而無河西都在長安有河而無
伊洛此詩言西都之事故知三川為河與涇渭也河與伊洛

相去甚遠不得同調之三川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鬪鷄金宮裏蹴踘瑶臺邊舉動揺白日指揮回青天

星月附天而麗者也洪範曰卿士惟月雲烟多也鬪雞明皇好鬪鷄貴戚大臣習以成俗蹴踘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所以練習武士揺日回天言其勢之大也〇此言盛時大臣之驕奢若王若侯似乎星月羅於霄漢之上賓客紛然有若雲烟附於星月之下鬪雞於金宮蹴踘於瑶臺一舉動也可以揺白日一指揮也可以回青天挾震主之威擅斡旋之柄當時之寵倖者勢焰若此誠可畏矣

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

翕忽猶翕赫盛貌楊〻雄也執戟者黄門之職也曹植云昔

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解朝序云下傳董賢用事人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承上言大臣接倖居當要路其勢焰之可畏者如此何翕赫耶彼失路之人永遭擯斥置於閑地終身不蒙錄用狎暱者日以親疎賤者日以遠人人皆急者求進惟有揚子雲閉門草玄澹然自守不求於聞達也白蓋以雄自擬而譏當時之富貴者皆為倖進之徒○按詩意謂明皇當國家盛全之日不能養賢用人以致小人進而君子退禍亂之幾或明於此此意在於言表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

比也桃花喻當時之倖進者也東風喻君恩也○此詩刺小

人之得時也言桃花開於東園向日含笑若自誇其顏色之美者蓰花豈能自美其色耶偶蒙東風之力發舒其榮華乃生此艷陽之質故穠郁而少好耳比小人之在位者以富貴驕人非有積累之勞偶蒙朝廷之寵華得致身於榮華也○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

佳人色言花之美如佳人也宛轉言不久也龍火者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宿也此星昏而中正以六月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則下而西流矣是秋之時也○承上言桃花蒙春風之榮生此艷陽之質有若佳人之貌美則美矣恐不能以至於結實也顧盻之間秋令戒期大火西流而涼風至雖有佳人之色已至零落而無存矣是猶小人之事君也豈無一得之可取乎但虛浮無實大節不堅未免見利忘義卒變其所

守也
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瑟
獨立不群也蕭瑟淒凉意○言桃李之榮華於春而零落於秋其易如此豈知南山之松歲寒不凋獨立而蕭瑟雖若淒涼之無朋其實孤堅而耐久非桃花之輩朝開而暮落者所可比也彼小人之怵於利害而不能自守者又爲知君子有確然之操特立而不可移者乎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徵卒空九㝢作橋傷萬人
賦也按劍怒也威神即神威也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海右者東海之右中國山東之地

也駕行也三齊要畧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寓宇同九宇九州之土宇
也○此詠始皇事也言始皇按劒一怒神威天下莫不畏服
欲如夸父之逐日乃巡于東海之右驅石作橋欲渡滄波以
覿日出之處徵九州之卒傷萬民之命填於巨壑而不顧也
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蓬島仙洲也在東海中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侯公石
生之蓬萊求仙藥扈一作雇又作扈說文云九扈農桑候鳥
扈民不淫者也左傳九扈為農正註云扈有九種以九扈為
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蓋以扈占四時以勸民稼穡
如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脂之類
○言秦皇之東巡但求蓬萊之仙藥以圖一己之長生非為

民也豈思農扈之春隨九農之宜教民以務稼穡者乎夫作
橋觀日求藥長生力既盡矣功無所就則日既不可觀藥又
無所得千載之下為之悲辛蓋愚而無智勞而無益未免後
人之哀也○按章末二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似承上
文求藥而言玩通章辭意實總承觀日求藥而斷之也但文
勢與求藥為相續耳不以句中之文而害章中之意可也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
女共妬青蛾眉

比也美人比君子也芙蓉姿貌之美者也西京雜記卓文君
臉如芙蓉陸士衡詩云巧笑發皓齒自持者能守其心而不
失者也紫宮天子之宮也○此白自述其材藝之美與不遇

之故諭之如此言有佳人出自南方其姿容之好如美蓉之花灼々然而嬌艷是佳人也笑不苟笑而凝重以自持色美而心貞如此宜備掖庭之選以承紫宮之寵柰何宮中之女先懷疾妬之心預恐分其恩愛而阻絶之也

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沚渚也○言佳人見妬而無所容則將歸於瀟湘之沚甘於寂寞之濵沉吟自嘆而已矣○按此詩辭意正隱居匡廬之時也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

比也燕石燕山之石似玉者也今保定府滿城出石色堅白可作環珮杯盞等用人亦謂之保定玉即此類也闞子曰宋

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
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趙王璧即和璧也事見前○
此詩刺當時之不明者君子小人混為一途取諭之意也

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貞正也玉比君子珉比小人○此言當時之無巨眼不辯真之
偽珉玉混一莫能分別則舉措不得其宜也其明皇任用林
甫寵任國忠之時乎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

賦也殷后紂也天紀者五倫之綱紀也如君為臣綱而臣為
紀矣以其由於天所賦者故曰天紀即所謂天敘天秩也楚
懷楚之懷王也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牧許慎註云夷羊

土神也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註云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皆惡草也以喻讒佞小人高門喻朝廷也○此詩舊說白有感於時事而作蓋借殷紂楚懷之事而言意謂商紂暴虐殺害忠良亂君臣之大紀楚懷昏暗不分邪正失是非之本心君德不修亂亡斯兆商之將亡則夷羊之神見於牧野楚之將亂則惡草之生滿乎高門國之不祥而神妖草怪因以見也

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須空嬋媛

史記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乃極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之乎乃剖視其心婉孌順美貌屈原事楚懷王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譖之王怒而疏屈原及頃襄王立遷

之江濵原乃懷石自投汨羅而死虎口喻紂之虐也女嬃屈原姊也嬋媛註云猶牽引也廣韻云技相連引也楚辭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註云女嬃見其所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而詈之也〇言周商紂之亂比干以直言而見殺楚懷之昏屈原以忠憤而被竄夫比干死於虎口虎口本非婉變其死也心安理得恬然若歸則婉變矣屈原竄於湘源女嬃慮其過直故止之也天性懿親眷眷相引何嬋媛乎

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彭咸商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於水而死此意指上文而言也〇承上言殷楚將亡忠臣皆以直言而喪身夫忠臣為國為君之心天理人情之至惟忠於君者為能知之彼商之

賢大夫曰彭咸者嘗諫於君而不用自甘投水而死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實古之忠臣也彭咸之沒今已久矣國家雖有妖孽爭臣發憤忠諫者將復與誰而論乎吾見其日趨於亂亡而後已也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

比也驚湍水流之速者也回薄回旋而相薄也薄近而不遠也言春去而夏即來也秋蓬〻至秋而飄零也○此白自嘆其時易邁不得仕以事君也言青春之去迅若驚湍朱夏之臨忽然迫近既夏而秋〻蓬飄揚竟無所託景物又蕭條矣我亦何忍以觀之哉所以不忍觀者正以我之蹤跡有如飛蓬而亦莫知其所止也

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光風晴明之風也蘭蕙香草也葵藿向陽之物也美人喻君也○言蘭蕙之馨香須待光風之吹噓使蘭蕙而無光風則馨香之氣亦不聞矣葵藿之向陽以無白露之凋傷使葵藿而遭白露則向陽之貲亦為之虧矣是猶賢人不遇知巳之君而遭小人之沮抑無由得申其忠愛之誠也君不我知歳又晩矣草木零落而景物變矣功業無聞豈不可悲也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鬭晉為六卿分

賦也紛紛亂意兩虎廉頗相如也史記趙與秦會于澠池趙王鼓瑟秦王不肯擊缶相如強秦王為一擊缶趙王歸位相如於廉頗上頗欲辱之相如引車而避曰強秦所以不敢加

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勢不俱生吾所以避
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負荊肉袒謝罪晉六卿
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後卒滅晉而分其地號曰
三晉○此言人君不能自強權移於下而成亂階也夫七雄
之時列國兵爭而勢若浮雲冠履倒置而君弱臣強趙則倚
兩虎之鬭以藺頗相如禦暴秦秦不敢加兵晉則為六卿所
分范中行韓魏趙共分其地世衰道微君無獨斷之威臣懷
挾主之奸是以相爭相戰無有寧靜之日紛紛然而不止也
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樹立也言各自立其黨也田成子齊之大夫田常也本陳公
子完之後完奔齊而為田氏至田常弒簡公而專齊政割齊
安樂以東為田氏封邑至田和為諸侯遷康公於海上而齊

言戰國之時君弱臣强奸臣之欲竊國者必先自立其黨與朋誘合力以相助援羽翼既成然後肆其凶惡以行簒逆如田成子之於齊累世專權要良公室及至田氏强而公室弱矣乃一旦殺其君而竊其位是則奸臣不可任〻〻不可久〻〻必致亂有國者可不謹之於始乎○按此詩舊說以為作於天寶間時明皇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事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已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白為此詩盖諷之也玩其辭意似有所指前說或得之矣但其詩之時世與其事之先後未有所考耳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〻送春目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比也倚劍登臺託言也榛小木叢生者喻小人也層丘喻朝廷瓊草喻君子深谷山林也○白見當時用非其人而禍亂將至作此詩以閔之言春日倚劍登乎高臺之上悠然送目於郊原之外但見小木之叢生者蒼然而發乎層丘是猶小人之在朝者多而且穢也其瓊草之靈秀者苕然而在於深谷是猶君子之在野者貞而不雜也春日登臺所見若此未免使我觸物而感懷矣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鸒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

鳳鳥喻君子珍木喻治朝鸒斯小鳥喻小人萬族喻衆多也詩大雅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鳳皇鳴矣于彼高岡莊子云鸒鳩翱翔于蓬蒿之間○言鳳爲瑞世之物非梧桐不棲梧桐生于朝陽而鳳皇鳴于高岡今乃鳴於西海而非朝陽之

0九四五七四

地梧桐不生又無珍木之可棲鳳凰雖神鳥其孤遠而無託也如此彼鷽斯之微者皆得遂其所居翱翔于蓬蒿之間生長有萬族之衆是猶君子之有懷抱者既不得位而又斥之於遠方小人得志而呼儔引類則盈乎朝廷之上矣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

晉西晉也風者民俗之風政之所由成也晉阮籍率意獨駕遇途窮慟哭而返○此借晉事以自喻也承上言君子退而小人進退者無所依而進者多朋類風俗已頹禍亂日萌可為慟哭矣彼阮籍者乃至途窮而方慟哭不亦晚乎故君子之進退正當見幾而作不可臨事而取悔吝今我之途亦窮矣如之何而不慟哭乎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䰟使人成荒滛彼美佞兮

于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黄金

賦也齊在東故齊之瑟曰東吟秦在西故秦之絃曰西音絃亦箏瑟之類也曹子建詩云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白葢用其語而少变之耳○此言世人皆好滛聲美色而自喪其天真以滛聲言之齊瑟作東方之吟秦箏弄西方之音慷慨悲哀足以動人使人心醉而意移不覺流於荒滛也以美色言之彼姝者子冶容邪佞既順且美一笑可以獲雙璧再歌可以直千金又不待乎人之有求於彼而自来求乎人也夫滛聲美色能使人喪其所守不知道者將必為其所惑矣

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瑶臺鳴素琴

色兼上文聲色而言專言色者省文也珍寶之也道即下文

所謂紫霞之術仙家修鍊之道也琴正聲之雅樂也○承上言好齊秦之箏瑟愛娥變之笑歌是乃珍重淫聲美色棄乎養生之道虛度光陰者也豈識紫霞之客鳴琴瑤臺超然自得不以聲色富貴而動其心者乎○按白之所謂道乃修養之術老莊之道非聖賢所以修己治人者也凡詩內所謂道者皆倣此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比也越南越也明珠喻材能技藝之美清輝珠之光也傾盡也傾皇都言盡乎皇都之內無有出其右者○此白自喻也言明珠産於南海越客珠之携出海隅其清輝之發越與海月而爭光是名夜光之朱無價之寶也都城之內雖曰衆寶

所萃又豈有出其右者乎彼君子之懷材抱德者有餘外之
英華負天下之重望與此明珠又何異哉
獻君〻按劒懷瞀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按劒怒也吁嘆也魚目圓睛似珠者也紆縈也勞也煩紆憂心之煩勞也〇言越客携此明珠出於海隅不敢自私將獻於君以求重賞不意君不我顧而反按劒以相盻不惟不蒙其賞而又欲加以罪乃懷其珠而歸不過付之長嘆彼魚目之似珠者又將笑我徒索高價而不見售使我憂心忉〻縈繞而不已也是猶君子之欲仕者求榮反辱為群邪之所笑也〇或曰詩多輕進意曰出疆載質三月無君則吊古人皆有願仕之心設有不遇略無怨望斯理也白或未知之耳然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ゝ亦何辜六翮掩不揮

比也羽族鳥也萬化天地生物之大也小大以鳥之大小而言也周ゝ小鳥名掩歛也揮揚也韓子曰鳥有周ゝ者首重而尾屈將飲于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阮籍詩云周ゝ尚銜羽○白有願仕之心而無引薦之階作此詩以自嘆其意若曰彼羽族之禽鳥稟萬化之不齊小大不同而各有所託也周ゝ小鳥亦萬化所生者獨無所託亦何罪耶以喻尔之形又掩其翮不能奮飛若無所託必至顛躓而餓死矣譬之諸臣大小承命各居其職已獨以疎遠卑末不蒙錄用以至窮困若無所依矣

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ゝ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銜冀飲河註見上文黃河喻朝廷也○言周之小國不能以自飛欲飲黃河之水力恐不能至也惟願銜附衆禽之翼向河而飛或得一飲以自療其渴奈何衆禽之能飛者飄然遠舉莫肯我顧欲飲於河又不可得徒爾嘆息將安歸乎以喻在野之人願仕於朝須有力者引而進之乃可得也彼方以位驕人不能禮賢下士使我亦無所託嘆息悲傷又何歸乎○按白初隨吳筠至京師知章薦之供奉翰林可謂得所託矣猶云飛者不我顧嘆息將安歸蓋不得意於貴妃力士而終無所託也知章能薦之而不能使人君大臣必用之故發此嘆而欲歸耳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

賦也巫山在夔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仙廟即神女祠也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云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朝視之如言為立廟曰朝雲○此亦詠古詩也言我到於巫山之下尋訪襄王之古迹登於朝雲之陽臺昔者襄王神女會於夢思綵雲合而憐意深矣今來世久事殊綵雲已散但見清風颯然而遠來景色凄慘而可悲所謂神女者不復可得而見矣

神女知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神女朝雲也○言到巫山尋訪古迹但見綠雲滅而清風来
昔之神女去巳久矣而襄王之夢合於神女者又安在哉雲
雨荒淫竟亦淪替徒聞樵夫牧子之悲哀慨嘆古迹之荒涼
而巳矣是襄王神女之事亦將為後世之所誚也

其五十九

惻〻泣路岐哀〻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萬事固如
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賔客互盈虧

興而比也淮南子曰楊子見路岐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
北也墨子見練絲而哭之為其可以黄可以黒也竇嬰孝文
皇后從兄子也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二人皆有賔客蚡得
時客皆去嬰而歸蚡後嬰與蚡爭灌夫事嬰灌皆論棄市既
而蚡獲疾亦死○此詩刺世之以利交者不能相終始也言

楊朱之泣乎路岐墨翟之悲乎素絲物性可移如此人生萬事之無定又何異哉故得失榮枯變遷不一如漢之田蚡竇嬰以王室之姻竊朝廷之柄各有賓客互為盈虧而勢相傾奪竇嬰既陷死於罪田蚡亦以疾而終人非鬼責展轉相尋是世事之紛紛者如岐路素絲之更變不亦可泣而可悲者乎

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翻覆不定也嶮巇險也諾許辭也張陳漢張耳陳餘也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後有隙據國爭權遂為虎狼始相信死終至滅亡蕭朱漢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長安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後育與博有隙

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此言友義之不終而變易無常也以田竇之事觀之則知世道之翻覆而交情之嶮巇雖以斗酒而相歡終無直情之可信外貌若親而中心懷疑非誠於為友者也故以利交者利盡則交絕以勢交者勢弱則相変如漢之張耳陳餘初如父子終為仇敵若火之滅不復然矣蕭育朱博既相結綬又成嫌隙如星之散不復合也此交道之所以難而世途翻覆多可疑也

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

此則比也衆鳥喻衆人趨勢者也榮柯喻有權者窮魚喻貧賤之士枯池喻窮居也勤問勤於通問也規即窺字古字通用律云規避亦此義也窺者言有所窺覘而要求也○言自古交遊重於勢利故天下之人皆趨於權貴之門猶衆鳥之

集於榮枯以榮枯之可以容吾身也惟貧賤之士
之地猶窮魚之守於枯池々水涸而身無所滋也嗟失失權
之人言不聽而計不行內無心膂之寄外無藩屏之託此等
之人喜不足以為福怒不足以為感雖與之絕交亦可也仍
通音問之勤果有何所求乎夫世情反覆以勢利為炎涼交
道之不立也久矣惟有識者能持一定之見不為世俗所变
移耳○按白古風詩五十九章所言若世道之治亂文辭之
純駁人物之邪正與夫遊仙之術宴飲之情意高而論博間
見而層出諷刺當乎理而可為規戒者得風人之體三百篇
以下漢魏晋以来言詩之大家數者必歸於白出於天授有
非人力所及也古風以下諸詩亦取其絲雅者繹而釋之其
非李白之作與夫似是而非者皆在所畧云

一卷終